



君子心——著

官宦出身

/ 韦皋宠姬 /

/ 幕府幕僚 /

/ 校书郎 /

/ 薛涛笺 /

薛涛

大唐传奇才女
的史诗

THE STORY
OF XUETAO

大唐传奇才女
的史诗

薛涛

君子心——著

THE STORY
OF XUE TA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薛涛传:大唐传奇才女的史诗 / 君子心著. — 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511-3608-2

I. ①薛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薛涛 (768-832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3333号

书 名:薛涛传:大唐传奇才女的史诗

著 者:君子心

责任编辑:梁东方

责任校对:杨丽英

封面设计:  A BOOK STUDIO
不羁 Design 763594518

封面插画:龙轩静

美术编辑:陈 森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608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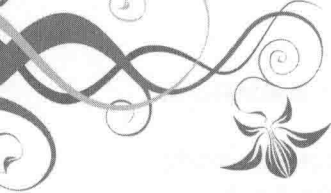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4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一卷 生存之局

1. 卖身? ——入局 / 2
2. 卖才? ——破局 / 5
3. 我是谁? / 8
4. 第一块玻璃——堕局 / 11
5. 罗敷式——守局 / 13
6. 遭遇偶像: 大堕局 / 16
7. 小安心, 小安心 / 24
8. 流放——撞局 / 28
9. 三种选择 / 31
10. 向前去! / 36
11. 理想的代价就是生活的骨骼 / 42
12. 从官妓到校书郎——小破局 / 45
13. 成长 / 49
14. 天时地利新发现 / 53
15. 于是, 人和 / 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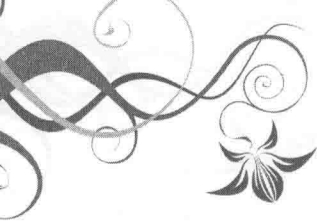


16. 不需菜刀 / 61
17. 君子终日乾乾——守局 / 64
18. 你想做什么? / 68
19. 大人物的“道德”与小人物的良心 / 73
20. 掉入底端 / 76
21. 命运终于掉头 / 82
22. 飞跃而上——大破局 / 85
23. 回成都府去——第一步 / 91
24. 讨好长官——第二步 / 93
25. 巧妙脱籍——第三步 / 96
26. 经济独立——第四步 / 99
27. 一生之“红”局 / 103
28. 在此之上 / 105

第二卷 爱情之战

1. 如果可以爱 / 114
2. 面带霜威卓氏前 / 119
3. 薛式追爱术 / 124
4. 人脉式 / 130
5. 却止步 / 133
6. 求归，求归 / 137

7.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/ 140
8. 需要答案 / 144
9. 这一年——元稹 / 147
10. 这一年——历史 / 150
11. 这一年——安氏 / 153
12. 这一年——薛涛 / 157
13. 怨谁呢？刘禹锡？ / 160
14. 怨谁呢？元稹？ / 163
15. 怨谁呢？薛涛？ / 165
16. 又能怎样？ / 168
17. 因为相似的疯狂 / 176
18. 生活是场悲喜剧——再求归 / 180
19. 长庆年：梦里春秋，爱如烟火 / 184
20. 失败理由——元稹“明白” / 188
21. 失败理由——薛涛“明白” / 192
22. 何处归置？ / 196
23. 元稹的答案 / 198
24. 薛涛的答案 / 200
25. 爱情地图——元稹 / 202
26. 爱情地图——薛涛 / 206
27. 不该输却必败的“鸡肋”之归 / 209
28. 盖棺定论 / 214



第三卷 人生之境

1. 何处归去？回家？ / 218
2. 何处归去？张爱玲？ / 221
3. 何处归去？陶渊明？ / 223
4. 何处归去？白居易？ / 227
5. 何处归去？成仙？ / 233
6. 打破 / 236
7. 为什么不是你？ / 238
8. 也只能“不是” / 243
9. 回到正位 / 245
10. 爱花如痴 / 250
11. 走出来，走出去 / 253
12. 我会两脚落地 / 256
13. 都是传奇 / 259
14. 尾声 / 263

主要参考文献 / 265

第一卷

生存之局

我们的人生，并不能单纯地划分成明亮或黑暗。
在那之间有所谓阴影的中间地带。能够认识那阴影
的层次，并去理解它，才是健全的知性。

——村上春树

1. 卖身? ——入局

中唐的某个明媚清晨，蜀地眉州的一个小官宦院落中，十三岁的小娘子薛涛从美梦中醒来，呼啦啦，大厦倾塌，父亲去世。生存之局，过早而残忍地拉开了帷幕。

他们本是长安人。大历十年（775年），薛父外补蜀地眉州为官，小官吏的生涯，波澜不惊里，飘洒出一年又一年的平稳轮回。可是父亲去世了，此地既无兄弟姐妹，又无亲族相依。人去楼空的薛家宅院，丫鬟婆子走了大半，家中积蓄一点点空耗，士族子弟早已不再登门，门前倒是多了些地痞无赖。孤儿寡母，于背井离乡的凄凉里，眼睁睁沉下去，沉下去。

薛母说，有人来提亲，是妾室，对方是有些钱的买卖人，只是年纪大了些。说着，母亲逡巡着，诺诺停住了口，一种痛苦的狰狞从眼角泛滥开来。病久了的人，蔓延着坟墓里的气息，带着微微的耳语，仿佛叹息着女儿的未来。

一桩交易。败落了的官宦女儿，走投无路，也只能如此而已。

薛涛并不答母亲的话，她走出了屋子，走到院子里。她知道，母亲亦是无奈，因为那个时代，所谓“家贫人不聘，一身无所归”，所谓“绿窗贫家女，寂寞二十余。荆钗不直钱，衣上无真珠。几回人欲聘，临日又踟蹰”，娶妻重财，没有嫁妆的薛家女儿，嫁不了什么好人家的。

秋风扫过，昔日笑语依然盈盈在耳，薛涛弯腰捡起了一片叶子，放在手心静静端详，旧痕斑斑的砂红色映衬着她的家、她的夫婿、她成为贤妻良母的期盼。

在那个时代，按照普通人的生活轨道与生活走向，薛涛“本应”嫁给像父亲一样的读书士子，在大家族里的妻妾成群、明争暗斗的风花雪月里，成为王夫人、贾母……

一个正常女人的普通一生，本来如此，也本该如此，而爹爹也曾说过，会替自己找个好人家，读书人，才子，男人……

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，梦想就像这千疮百孔的秋叶，戳破了心，戳破了梦，戳破了爱。原来，原来，所谓爱啊温暖啊梦想啊，都是金尊玉贵的大小姐捧着热茶坐在窗边换矫情的，现实早如手术刀一般切开了温情脉脉的世情脸。现实，不相信眼泪。从开始到现在，这似乎是注定了的局——卖身！

生存之前，十三岁的薛涛，官吏家的小娘子，清丽可人，论斤称，卖不卖？

我说了，这个局，已经很多年，并且，还会继续很多很多年……

2. 卖才？——破局

看官们也许会问，有没有既不用卖身又能生存的路？

比如薛涛白手起家，做点小生意，说不定做大了还能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老板，或者绣活做得好，说不定哪天被召入宫，然后……

建议很好，前提是你穿越过去，跟这位小娘子讲讲“商品经济”的好处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商人是不能做官、不能骑马的，是只能穿白衣的“贱类”和“杂类”。

谁愿自甘下贱？

薛涛擦干眼泪，站在院子里发呆。恍惚间，突然记起八岁，父亲曾抱着她在这里吟诗，父亲一句“庭除一古桐，耸干入云中”，她是那样敏慧，立刻对出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”的好句。可是父亲并没有高兴，而是“愀然久之”，因为这样的诗句怎能出自一个良家女子之口？三从四德，女人本该一辈子交际不到几个人的，怎么能像“枝”像“叶”，任凭鸟儿风儿观赏？

后人们站在时间的未来点上，自然可以得意扬扬地宣称，这正是娼妇人生的一个预言啊。爱护薛涛的粉丝们则会反驳：这只是史家惯用的伎俩，但凡历史有名之人，幼年必有一番奇异，或者龙上身或者红光满屋，抑或神人入梦。薛涛一生诡异奇特，史官自然会要八卦其童年的，或者，是薛父神经太过敏，薛涛小小年纪能对出这种奇诗，自然会引动父辈惊叹，联想，胡思乱想，于是就悲剧性“愀然”了。

但是那时那刻，小薛涛不哭了，突然嘿嘿笑起来——她没疯，她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一个可以解决生存大计的法子，一个可以让自己不“卖”不嫁又不再窘迫的法子。

身体可卖，诗才难道不可卖？用诗才养活家人，岂不比给人做妾更好？

何况那个时代，吟唱成风，一个歌伎可以因为会唱《长恨歌》就身价百倍；诗人李涉半路遇强盗，因为一首诗：“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他时不用逃名姓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”不仅逃得了性命，还使得杀人越货者放下屠刀，改邪归正。

李白功名不著，却可以凭诗才一跃飞入天子之家，成为玄宗皇帝的座上宾，甚至传出贵妃研墨、高力士脱靴的传说……

诗人白居易的去世，引致天子至尊的垂首，在宣宗“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”

的字字句句中，是多少权力向文学低头的尊贵？

在这样一个重视诗才、尊重诗才的吟唱时代，她既然有诗才，为什么不卖？

小姑娘想到这个主意，欢喜得几乎要跳起来，自幼年开始，自己的才华在眉州闺阁里就鼎鼎有名，天才儿童们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一种自信——才学出众的小薛涛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可以“不出嫁卖身”的出路，于是，她高兴地跑向了内屋，“母亲——母亲——”

落叶飘呀飘，薛式破局术之——十三岁。

3. 我是谁？

清风拂面的夜晚，寂寥的灯光起起落落，薛家的院子传来欢声笑语。熟知内情又爱心泛滥的人们大约要叹气，薛家父亲已死，母亲又病着，女娃子没人管教，整天跟一群男人宴会欢歌吟诗作对，哪里是良家女子的路数！唉……

似乎这声叹息也传到了薛家院内，坐在中堂的少女嘴巴微微翘起，清丽的脸庞映衬着灯光的暧昧，在影影绰绰的热闹里，凭空添了几分孩子气的快活。“薛卿，该你了”，突然有个男子捏了捏她的手。她回眸一笑，拍手吟唱：“绿英满香砌，两两鸳鸯小。但娱春日长，不管秋风早。”周围一阵赞叹，在男人们贪婪而爱慕的眼神里，薛涛骄傲地扬起小脸……

她发现，原来自己竟是如此魅力非凡——在这个热闹非凡的眉州宴席上，八岁的薛涛童音怯怯，那个时候，她不觉得；十三岁朗朗开怀，她也不怎么觉得；然而十五岁，当她摆脱了父母的顾忌，完全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，她眩晕了。

人家说她是公主，是天才，是明星。

她信了。

没人会对她发出警示，于是，小姑娘在夸耀里翩翩起舞，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对自己好的评价，如果内心发虚的话，越发要抓住这样的评价不放。

随着习惯，薛涛渐渐迷失了，一个官宦小姐抛头露面陪酒，自然不会是体面的行为，可这算什么？她是惊世骇俗，是不被人理解，然而，这样的女子照样能扬名立万，照样能找到幸福！比如——卓文君。

“红开露脸误文君，司蒨芙蓉草绿云。造化大都排比巧，衣裳色泽总熏熏。”

她就是破除世俗偏见却得到了正果的卓文君啊！虽然私奔，可是照样能得到幸福归宿，不是吗？小薛涛就在这样的理由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。

既然要做卓文君，便不能自甘下贱里去，虽然陪酒，但绝不卖身，薛涛给自己的定位，是“解语花”，她倒也不是妄想，因为——

古时妓院里设置着未曾破身的清倌人，日本色情传统里存在着卖艺不卖身的艺妓们……

正如有人所言，“这个红颜不是妻，不是情人，而是居住在他精

神领域里的那一个，她不一定美丽，但一定娴静、圣洁、善解人意”，是“彼此的心灵伴侣，思想交流的驿站，灵魂存放的小屋”。

况且，当时唐朝的陪酒歌伎也并非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样。事实上，很多名妓并不陪睡，而是“利口巧言”。在这个“宾伎”行业，“诙谐言谈”是第一位的，其次是懂“音律”，再次是知道曲中的“居住以及饮食”。

唐朝野史《北里志》里，说最上等的妓女，并不是绝代倾城的美女，而是能做“席纠”（酒令）的才女——能够按照某种文字游戏规则执行酒令的歌伎，必须具备敏捷的口才、丰富的才学以及明确的判断力，是难度系数9.0的技术活儿。

所以，薛涛的路，居然走通了！

“造化大都排比巧，衣裳色泽总熏熏”，敏慧无双的诗才，又兼清白官宦出身，不比陪酒的那些风尘女子，少了份青楼的污秽，多了份年少的纯真，十三四岁的薛涛，在仕林与官场交际圈里，诡异盛开——

镜子啊，镜子，我是谁？

你是堪比芙蓉绚烂（指卓文君）的朱槿花啊！

薛小娘子笑了，红衣如火，灿烂盛开。